

金色兴安岭

朋斯克著

金色兴安岭

朋斯克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出版說明

这部中篇小說，写的是一九四九年我人民解放軍內蒙騎兵部队的一个連歼灭一股反革命匪帮的故事。这股反革命匪帮的分子是形形色色的，有日伪軍官、国民党特务、逃亡地主、反动牧主、惯匪、兵痞子以及听信謠言失足的喇嘛等等；匪首包俊峰是一个真正杀人不眨眼的胡子，他原是內蒙的一个恶霸，当日本占领东北时他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无恶不作，后来又做了国民党东北保安騎兵旅旅长；另一个匪首王鉄山，曾受过美国高級特务訓練，是国民党的一个老牌特务，被派到关外勾結土匪組織“反共游击队”。当东北蔣匪軍全部复灭以后，包俊峰就带了騎兵旅残部逃窜到兴安岭支脉——烏珠慕尔沁山地，同当地的反动牧主、惯匪等汇集在一起，共有六七百人，組成一支叛乱的队伍，包俊峰自任司令，王鉄山任参謀长，用秘密电台同蔣匪联系，企图长期盘据在这一带山地，以待“局势的变化”。但这股万恶匪帮的梦想，立即被我英勇的內蒙騎兵师的追剿部队所粉碎了，他們虽然狡猾万分，运用所謂“麻雀战”，仍然不能在烏珠慕尔沁山地立足，于是又企图向宁夏賀兰山定远营逃跑，而最后就在逃跑中全部被我追剿的騎兵部队歼灭得干干净净。

这个阶级斗争的故事，情节虽然是简单的，可是在这篇作品

里却写得很引人入胜。匪首們的凶殘、狡猾；我內蒙騎兵指戰員的勇敢、忠實，階級的爱和仇，革命的乐观精神；內蒙人民的生活习俗和解放后的兴奋；以及素有“金色兴安岭”之称的烏珠慕尔沁山地的美丽景色，等等，都跃然紙上，艺术地交織在一起。我們讀的时候，处处感到亲切，不由得不要受到这种战斗生活的鼓舞和教育，而兄弟民族內蒙人民和兴安岭的风光也使我們油然引起亲热和爱慕的情感。

我們还應該提到的是，作者就是在党的教育和內蒙的解放斗争中培养出来的一个蒙族的青年作家。他在一九四七年参军的时候，[还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他的文艺兴趣和写作能力，完全是在部队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本書所写的这个斗争，他就曾經亲身参加过，所以能够写得真切和生动。

本書原为解放軍文艺丛书之一，1954年1月由我社出版，現据原版重排印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12月

—

太阳暖融融地照在烏珠慕尔沁山地——兴安岭的支脉上，象塗上了一层金黃色。軟风一陣陣拂着海浪般的草丛，发出沙沙声响。浓厚的野草芳香中，还夹杂着稍許的硝烟味。南边不远的地方燃烧着熊熊野火，烧紅了半边天，烏黑的烟雾染黑了低空的几朵白云，使这空曠荒凉的山地构成別致的景色。遙远的什么地方清脆地响了几下枪声，便完全寂靜了，金色的山地間越显得靜蕩蕩的。

南山坡上出現了二十多个騎馬的杂色队伍，左右两边有几名押队的軍人。杂色队伍中有穿純烏珠慕尔沁式鑲紅边白皮大袍的，有穿焦黃色带头兜的国民党軍大衣的，也有穿黑布短袄的，也有穿喇嘛衣裳的，一个个无精打采、东倒西歪地坐在馬鞍上，无可奈何地走着。

“看情况，战斗已經結束啦。这样走多賒能赶上連队？快走吧！”騎高大枣紅馬押队的一个軍人，对旁边另一个战士說。

“这帮家伙給臉不要鼻子，頂着屁股一个勁兒赶还慢吞吞的。你領，我赶吧！”

“对，額尔德慕图。你在旁边注意監視，憑我这匹枣紅馬，不把这些家伙領的脖子伸一丈二尺长那才怪哩。”他泼喇喇地縱开

馬馳到隊伍三角綫上，綑着顴骨高高的圓盤臉，大聲喊道：“大伙听着，我命令你們赶快跟着我走！战斗已經結束啦，赶上連隊以后，你們可能見着你們頭兒包俊峰。”接着，把翻面紅馬靴后跟一磕，枣紅烈馬旋风似地狂奔开去。那軍人右手持繮繩，揮舞着左手，不斷向后命令：“跟上，跟上！”

离連隊老远，枣紅馬象久別重逢一样，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瞧着它熟識的許多战馬，高声嘶鳴起来。坡頂上許許多多人馬中，一匹披散鬃毛的大黑牡馬，立刻响应了嘶鳴，并且旋风似地一轉，把坐在它背上聚精会神擦战刀的主人，掀翻在地上。这黑凜凜的大个子暴躁地跳起来，狠狠地举起拳头要揍，可是他沒舍得打，拳头举到半空又慢慢落下啦，爱惜地罵道：“枣紅馬是你干哥哥咋的？离开几点鐘工夫就想的这么不要命！”

“巴特尔^①是你們班长，枣紅馬也是你們班馬匹的班长，它为啥不想呢？我看黑馬比你还有感情，哈……。”一个战士打趣地說。黑大个子却不理会，牵住披散鬃毛的大黑牡馬，照旧聚精会神地擦那把战刀，一面瞧着刀面上刻的几个字，得意洋洋地說：“好快刀，砍胡子脑瓜就象切西瓜，喀喳一声就下来了，比咱們哈尔滨工厂造的还好咧！”

把俘虏队押到近处，巴特尔縱开枣紅馬馳过来，敏捷地跳下馬便放开了繮繩。这久經征战的枣紅馬也不乱走，馴服地到大黑牡馬跟前互相嗅着。巴特尔走向前，笔直地挺着腰，馬靴后跟砰地碰到一起，敬礼說：

“报告連首长，战场打扫完啦，收容了二十三个俘虏，繳获十四支步枪，一挺加拿大輕机……别的胡子都漏网啦？”

① 巴特尔，蒙語：“英雄”。

“不用提啦，几百个胡子跑到这疙瘩，一伙两伙散着都沒影啦，哪边都沒追上，只打死、抓住了十多个胡子。”一个頤长漂亮的青年軍人带点忧郁的神气答道。旁边另一个挎着駁壳枪的不高不低的中等个子軍人，蹲着身子吃力地看地图。

“指導員，我心思把胡子都消灭完了呢。唉，好容易找到，又漏网了……。”

“哈……不要紧，”指導員說。“胡子虽然沒全部歼灭，可是也够他們噲。我还没告訴你，我們追到这兒，把胡子唯一的重火器馬克沁重机枪、八二迫击炮也繳啦，把胡子參謀长王鉄山也打死啦。”

“呵，把王鉄山打死啦？好呀！好呀！在哪兒？我去看看！”

“班长，在坡底下呢，我領你去。”一个十七八岁脸蛋紅紅的汉族小战士，用他杂拌蒙古話說着，使劲拉住班长巴特尔的手往前走。

“小李，你怎样呵？打死了几个，抓住了俘虏沒有？”

“沒有，副班长也象你，尽叫我安馬桩子，要不，我真要抓他几个狗养的。班长，冲锋的时候，我撿着了一把胡子扔的日本战刀，那刀可好啦，要是你的手沒有毛病我一定送给你，刀上还刻着‘諾門汗战争① 凱旋紀念’。指導員說是小鬼子給参加諾門汗战争的伪滿軍官发的紀念，哈尔夫② 可乐坏啦，他用那刀还砍死了一名胡子炮头③……”小李热情地跳蹦蹦着說个不了。

巴特尔兴冲冲听着小李講，猛地站住了，脸色有点异样，問

① 諾門汗战争：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諾門汗，遭到全部潰敗。

② 哈尔夫，蒙語：“黑小子”。

③ 炮头，胡子队里打前卫的慣称。

道：“你說什麼？那把刀上有‘諾門汗戰爭凱旋紀念’的字？”小李覺得他的神色很奇怪：“班長你怎的哪？”

索來沉着的巴特爾立刻拐轉了念頭，心里想：“哪有这么巧就是那把刀呢，參加諾門汗戰爭的偽滿軍官當反動派的不‘老鼻子’嗎？”便笑着對小李說：“沒事。我右手為什麼沒勁兒，為什麼不使馬刀？知道這個你就明白個大概了。”

“你右手不是在去年遼沈戰役上掛彩的嗎？和這刀有什麼關係呢？”

“不是，這裡有一段小故事，以後有工夫再講給你。”

他們繼續往東走，跨過了一個禿腦瓜的胡子死尸，那傢伙光溜溜後腦勺朝上，死勁地啃了一嘴土。又走了幾步，小李指着一個穿黑緞子長袍的死尸說：“過去，就是這小子殺害了老向導的兒子！”

“這麼說，那個老大爺樂壞了吧？”

“可樂壞啦，老鬍子都翹起來啦。”

“哈……。”

又走了幾十公尺遠，便見了王鐵山死尸，王鐵山的腦瓜全炸飛了，剩下個光脖子，只能從他穿戴上看出與眾不同：綠帆布美式上衣，跑褲式的下衣，烏黑油亮的高腰美式膠皮鞋。巴特爾罵了一聲，狠狠地踢了一腳，把他翻過來，死尸的兩條長腿却很自然地成了“羅圈”。巴特爾反復擺弄，老弄不直。再仔細地瞧了瞧附近，突然向小李說：

“假的！我看這王鐵山是假的！”

小李吃了一驚：

“怎麼是假的？”

“哼，怎麼是假的？你說王鐵山是漢人是蒙古人？”

“当然是汉人啦。”

“哪里的汉人？”

“指导员不是说过关里的人嘛。”

“小鬼，这就是了，关里的汉人尤其是象王鉄山那样住大地方的人，不可能有罗圈腿，这明明是从小骑马长大的草地人。”

“我不信，王鉄山不是一九四七年来到烏珠慕尔沁的吗？骑几年也能成罗圈腿的。”

“你这人，真是！我们从一九四五年当骑兵，怎么没成罗圈腿呢？再说，他的脑瓜炸没了也有问题，你们在这里抛过手榴弹没有？”

“没有，六〇炮可没少打。”

“这，越露馅了，你看看！”巴特尔指着只动了点地皮的爆炸点，又证明说：“六〇炮就这么点弹坑吗？可能是胡子自己用手榴弹炸死的。胡子在这抵抗了多久？”

“就这个坡上抵抗的顽强，足有一个多钟头，莫尔根班长就是在这里牺牲的。”

“一定是一面抵抗着，一面研究了花招，咱们赶快回去向连首长报告吧。”

他俩急忙赶回来。这时连队已经架好帐篷了，没摊上勤务的人，都已呼呼大睡。巴雅尔^①副连长正伏在一张铺在马鞍上的军用地图上打盹，地图揉成一团。巴特尔大声喊道：“报告副连长，有了问题。”巴雅尔吃了一惊，连忙抬起头来，睡意朦胧，糊里糊涂地问道：“马跑了？快派几个人赶回来。”小李和巴特尔忍不住嘻嘻笑起来，想道：“连长调到团部，副指导员到师部去受

① 巴雅尔，蒙语：“喜”。

訓，就剩他和指導員，真辛苦呵！”

巴特爾說：“馬沒跑，都吃的好好的；我報告另個新問題。指導員呢？”

“他了解俘虜情況去啦，噯，什麼問題？坐下來談談。”

巴特爾和小李坐下來。巴特爾把情況談了以後，巴雅爾的睡意完全消失了，他好奇地睜着眼睛叫進來正在收拾鞍兒的通訊員說：“快去！快去！告訴指導員，說有要緊事商量。”一邊嘖嘖地贊嘆似地对巴特爾說：“你當偵察班長不到兩個星期，業務搞的不賴呵，發現了新問題。”

政治指導員察干^①帶着鏘然的馬靴聲，急速地走進帳篷來，“噯，巴特爾和小李在這兒哪，必定偵察到了重要問題。研究這幫俘虜隊可有興趣啦，團政委說包俊峰胡子是內蒙古反革命勢力最後殘留的雜種產兒，真符合，不到四十個俘虜中，你說有那些地區的人哪？有興安盟的，哲、昭盟的，錫察盟的，還有一個伊克昭盟的呢。這裡有日偽軍官、逃亡地主、反動牧主、兵痞子、受騙的農牧民、听謠言失足的喇嘛。抓住胡子包俊峰以後，那肯定的，類型更要多，那時候我主持着開個內蒙古反革命分子展覽會，哈哈……”察干政治指導員興高采烈地準備說下去。

“指導員，巴特爾他倆發現了被打死的不是真王鐵山。”巴雅爾打斷了他的話。

“什麼！不是真的？”

巴特爾把情況又談了一遍。察干踱着步子沉思了一會，咬着牙嚴峻地罵道：“哼！這伙該死的土匪！倒使起‘金蟬脫殼計’來啦。對，我和副連長再到現場去檢查一下，肯定是可疑的話，

① 察干，蒙語：“清白”。

这倒没什么了不起，我們不是有三十多个‘舌头’嗎？巴特尔，你去俘虏队好好了解了解。”說完便和副連長走了。

巴特尔刚到俘虏队第二号帐篷跟前，就听得見哈尔夫在厉声叫罵：“混蛋家伙，这不是在国民党軍队里，又不是包俊峰胡子队，你摆什么臭架子，你再打一下，我就幸了你。”巴特尔进去一看，哈尔夫抽出新繳获的水銀般明亮的日本战刀，叉着腰恶狠狠地盯着蹲在帐篷角落里一个家伙，那家伙把头深深嵌在国民党黄色大衣兜里，一动不动。另一个渾身油污穿紅色皮袍的黑喇嘛，搗着晒成黑棕色的大脑袋，正嗚咽不休。原来哈尔夫給俘虏送来了飯，他又到另一个帐篷去的时候，这伙經過一場战斗又飢又餓的俘虏，起了一陣搶飯风波，帐篷內的小战士一时沒禁止得住，十几个“炮头”，一窩蜂似地涌上去，这黑喇嘛也伸手去搶，被那家伙迎面狠狠一拳，打掉了四个門牙，因此忍不住啼哭起来。

巴特尔不由得怒火騰騰，厉声喊：“站起来！”那家伙才开始惊惧，乖乖地站起来。巴特尔叫哈尔夫把他捆起来，然后向俘虏宣布：“誰搗蛋，就不客气！”那挨揍的黑喇嘛用感激的眼光痴痴地注視着巴特尔。巴特尔看了看他又肿又裂的还在出血的大嘴和痴楞楞的眼光，便觉得这黑喇嘛又可笑又可怜，不由的对他笑了笑。黑喇嘛笨重地点了点大方脑袋，操着滿口烏珠慕尔沁口音說：“噯，达日嘎^①，你是好人。”又豎了豎大拇指。巴特尔挨着他坐下，黑喇嘛身上发出浓厚的羊毡腥味儿。巴特尔說：“解放軍都是好人。”喇嘛又点了点大脑袋說：“噯，都好，可是——”巴特尔笑着問：“可是什么？”喇嘛小心地瞧着哈尔夫的后影輕声說：“那个哈尔沁人可厉害。”原来黑喇嘛象拖不动的大靴子似的

① 达日嘎，蒙語：“長官”。

慢騰騰地正走時，哈爾夫急躁地用槍口頂過他一次。巴特爾哈哈大笑着說：“別看他外表厲害，心眼可好呢，剛才不是罵那個家伙了嗎？”喇嘛心服地再一次點了點頭。

“你叫什麼名字？”

“倉日布。”

“哪個廟的？”

“烏蘭哈拉嘎廟。”黑喇嘛抽回去搭拉下來的鼻涕。

“哈……看你挺受氣的，為什麼當了胡子呢？”

“嘎，達日嘎，上了當啦，上了‘北京喇嘛’當啦。”

“誰叫‘北京喇嘛’？”巴特爾好奇地問道。他曾聽過不少喇嘛奇奇怪怪的渾號，但聽到叫“北京喇嘛”還是頭一次。

倉日布喇嘛却答的挺簡單：“就是那王蠻子的參謀。”

“噢——你就跟着他當胡子啦。”巴特爾心里開始注了意，繼續又問：“這次被俘前還跟着他嗎？”

“是。”

“王鐵山也在跟前？”

“對。”

巴特爾掏出煙口袋、紙，自己卷了一支，也送給他卷，喇嘛說：“我不抽，聞聞就行。”

“那你就使勁兒聞吧。”拿出一大把煙草給他。倉日布喇嘛如獲至寶般地接過來，小心地裝在紅布小袋里，又拿出一些放在手掌里搓碎了，一撮又一撮不要命地向粗鼻孔里抽，第四次點頭說：“真香。……跟上‘北京喇嘛’，連鼻煙都聞不上啦。”

“你怎么跟上了‘北京喇嘛’？”

“唉，說起來長，‘北京喇嘛’前年在廟里到處說：‘哈爾沁八路，燒廟殺喇嘛，見着行為不正的喇嘛，就割鷄巴。’又說：‘當胡

子吃点喝点玩点——老三点，可好过，’我更动了心。誰知当了胡子遭的这个罪可不用提啦，就象个活地獄，你看看！”他脫开紅布油污大袍的領口，露出深棕色的前胸，上边青一道紫一道淨是鞭伤，他說：“我們好多人想溜出来，可是炮头們監督很严，跑出来也脫不过人家手呀！人家騎好馬拿好枪，一个个真是杀人不眨眼啊！被抓住了沒二句話就枪毙！逃又逃不得，呆又呆不得，真要命呀！”

“这会兒你看清楚了吧，烧喇嘛庙的是誰？打喇嘛的是誰？救喇嘛的是誰？要沒有哈尔沁八路你能逃出活地獄嗎？”

仓日布第五次点了点大方脑袋說：“这会我算明白了，八路好。”

“明白了就好，你有啥談啥，別害怕。”

“宗喀巴佛^① 鉴明，我要昧掉良心，下世轉入十八层地獄。”

仓日布喇嘛指着伤痕又說：“胡子对我这么狠；你們不打不罵还給飯吃給烟聞，我对得起你們，絕不能昧掉良心。”

受伤躺着的另一个胡子，咬着牙爬起来，对巴特尔指着綳帶說：“嘎，达日嘎，要在胡子队里誰管我呀，死了不如一条狗，你們对俘虏还这样好。”

这时，察干指导員滿臉紅光的走进来对巴特尔說：“你出来一下。”

“副連长我俩又发现了新証据，离尸体东边五百多公尺远，找到了一件烏珠慕尔沁大皮袄，还有帽子、蒙古靴，上边很多血；这一定是換完衣裳后扔的。”

“对啦，这肯定是胡子的花招；我先和仓日布了解一下看看。

① 宗喀巴佛，相传是喇嘛教黃教的創始人之一。

那喇嘛被俘前跟着王鉄山的参謀‘北京喇嘛’，他会知道的。”

巴特尔又走进帐篷慢慢轉了一圈，跟其他俘虏談了談，最后到仓日布喇嘛跟前坐下問：“怎样，战斗上吓坏了吧？”

“啊呀！达日嘎，那就不用提啦！呼天不应，喊佛不答，我真没想到活过来。”

“仗一开始，繳枪就得了唄。”

“我早就想繳枪啦，可是炮头們监督的厉害。”

“噢，一打仗还有炮头監視；你們头兒包俊峰、王鉄山他們呢？他們几个到打仗时候干些什么？”

“他們也打。王鉄山在这一次战斗上受了重伤，包俊峰沒咋的。”

“王鉄山受伤以后呢？”

“‘北京喇嘛’和嘎拉僧台吉^①把他扶着走了，我是在坡西被俘的，以后怎样就不知道了。”原来这仓日布喇嘛耳朵有些聋，还没听着王鉄山被打死的消息呢。巴特尔看出这点更进一步問道：

“王鉄山穿什么样衣服？”

“布敦达日嘎^②嘛，穿緞子衣服唄。”

“他不是穿‘阿美利卡’衣服嗎？”

“他可是有那么一套，不常穿。”

“他那伤势，能不能跟着胡子走？”

“伤重，可是他上哪兒养伤去？死活就得驮着走唄。”

“‘北京喇嘛’家在什么地方？”

① 台吉，蒙古貴族的一种官銜。

② 布敦达日嘎即大官。

“他是逛北京蹓‘那尔罕’^①的光棍喇嘛，听说他没有家。”

“嘎拉僧台吉呢？”

“听说在浩吉格尔山嘛。”

巴特尔躊躇了一会兒，他想起了忠实可靠、熟习烏珠慕尔沁地理的老向导那順烏力吉^②，便走出来了。

二

“……你們要發揮人民騎兵的威力，一定把王鉄山和他的窩主抓住；抓住这个坏蛋，我們就有办法寻找包俊峰流窜的綫索，我們就有可能全歼这股土匪。”巴雅尔副連长最后几句话結束后，附近立刻响起一片馬蹄声、鉄器声，蹄火閃閃发着光亮。偵察班出发了。

偵察班班长巴特尔紧了紧馬肚带，把湯姆生冲锋枪单挎在粗壯的胳膊上，輕輕一按剪得平平的馬鬃跨上了馬，和老向导那順烏力吉并着肩在头里領着往西北方向走。他們这班一共十四个人。最后上馬的小李把馬韁一縱，双腿一夹，也赶上了队伍。

馬蹄掀倒了茂草，踏翻了石块，刷刷噠噠有节奏地响着。沁涼的露水沾湿了馬靴，浸透了軍褲，烏珠慕尔沁草原上八月的气候好凉呵！

約莫走了三十多里地，逐漸进入到更深的山岭中来了，繞过一个山又是一个山。巴特尔勒住奔放的枣紅烈馬，开始慢步走，他們在馬上顯得很舒服，刚出来时乍醒的困倦完全消失了，开始

① 那尔罕即长春。

② 那順烏力吉，蒙語：“长寿”。

兴高采烈地唠嗑起来。

“王铁山这家伙，有这么些花招！”小李說。

“刚看見尸体时，我还信了呢。”温都苏^①副班长，露出惋惜的口气。

“狼心狗肺的特务，打死部下代替了自己，真沒有人味兒。”哈尔夫操着满口哈尔滨口音粗野地罵着。

“俘虏中調查出来的嗎？”

“哼，王铁山可鬼啦，差不多都不知道。”

“这穷地方也怪，很少看見人影，要是在我們那里，別說王铁山，比他高明的也别想站得住脚。”哈尔夫发起牢騷来了。他稍有些不如意，就把烏珠慕尔沁罵的不象話，連山帶水在他看来都不大对劲，好象他的急躁老毛病到这兒才得到了滿足似的。

“这有啥奇怪，几年来胡子闊的滿天飞，人們更不敢到处走了；要是在村庄多的地方，还用得上咱們騎兵嗎？”巴特尔駁斥他說。

“哼，去年我們在辽西打完仗，在昭盟的工夫，胡子倒抖起来啦，什么他媽的吹着‘用套馬杆子也能拖死当地小二八路’，这回怎样？”哈尔夫驕矜地縱着馬，大黑馬調皮地橫冲直闖，象一头凶猛的獅子。他高大粗壯的身板，騎上大黑馬，挂着大馬刀，倒象画上的古代騎士。論身板，巴特尔和哈尔夫有点仿佛，談性格都很直爽，勇敢也差不多，不过巴特尔說話和藹、态度大方，有指揮員风度；哈尔夫不管这一套，好吵好鬧，大吹大擂，簡直是脫了繮繩的調皮馬。

东方显出了魚白色，朝霞映着山头，山岭发出和藹而美丽的

① 温都苏，蒙語：“根”。

金黄色彩。后边有几个人大声唱起“哥薩克騎兵之歌”：

联队光荣，骑着馬过草原，
白天黑夜，跨过山和谷，
祖国的原野，遍地开滿鮮花，
騎兵在歌唱，我們的国家！

.....

雄壮的歌声在沉靜的山谷中振荡。

“噯，这周围的山算是哪个山脉呢？”有人突然发問。

“兴安岭。”哈尔夫肯定地回答，接着又解释道：“这是兴安岭西南角，別看穷光溜兒，再往东北走几百里地就是大森林啦；难道你不知道‘金色兴安岭’嗎？”

的确，“金色兴安岭”这五个字，对每个蒙古青年來說，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它象征着故乡的美丽、可爱；以往在东蒙流行的蒙古民歌中，有多少首用“金色兴安岭”开头的呵！

巴特尔微微轉过身来，熟練地側身坐在鞍座上，对旁边温都苏說：“提起兴安岭，我有一段一輩子也忘不掉的仇恨。”

班里小李他們几个，只知道班长是农民出身，在旧社会受过很多折磨，当过劳工，但因为他从师教导队受完訓分配到这个連不久，具体的情形还不知道。

“七年前，被鬼子抓去在阿尔善^①北边修工事，”巴特尔又說。“监工的宪兵上尉色仍，用哈尔夫繳的那样上面有字的日本战刀，砍伤了我的肩膀。那时候，我們整天刨石头、背洋灰，干着牛馬活兒，吃发霉的小米粥，誰想到有今天呵！当时我們都愛唱

① 阿尔善即温泉。伪滿时，日本侵略軍在这一带修了很多永久性工事，妄想以此侵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